

金属环的男孩抱着吉他旁若无人地唱起歌来。

“你们不要闹了啦！”这是什么世道？！就算上天可怜她没有男朋友，也不必用这种“桃花运”来折腾人啊！噩梦，一定是噩梦！

“哈哈，你们这些笨蛋，怎么可能理解妙龄少女那颗多愁善感的心呢？！”忽然一个打扮酷似怪盗基德的男孩，乘着降落伞缓缓飘到上亚月面前，抓起她的手放到嘴边优雅地亲了一口，“美女当然需要一个温文尔雅的绅士，需要公主一样的感觉。”

“你才是笨蛋呢！”不知道从哪里又蹿出一个穿着忍者服的家伙，对着“基德”一刀劈下，“赶快拿开你那肮脏的爪子，月是绝不可能嫁给你这种变态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哼，我说得很清楚了，你配不上月！”

“只有我才是她未来的丈夫！”

“我才是！”

“是我！”

“我！”

“诗人”、“歌手”……都围了上来，一群人吵吵嚷嚷，继而打成一团。

“你们都给我住嘴！”上亚月蓦然停下脚步，使出杀手铜魔音穿脑神功——再让这群疯子闹下去，耳朵都会聋掉！

“……”果然，男孩们一下子安静了，转过头来，目光齐刷刷地落在她的脸上。

“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了收视率也不至于这么疯狂吧？”上亚月头疼地揉着太阳穴四处张望，可奇怪的是没有看到摄影师和导演。这些该死的家伙还藏得挺隐秘的……

“月，我不知道你说什么，我爱你，我要娶你！”所有男孩的回答如出一辙。

“别开玩笑！”

“以后我们要永远在一起。”他向她伸出戴着白色手套的右手，浓密的睫毛扑闪着，唇边勾起一个阳光四射的笑容。

“现在，谷神枫先生、上亚月小姐即将成为合法夫妻。”站在耶稣塑像前面的神父手捧圣经，用有些昏花的老眼严肃地扫视着下面的人群，“有谁反对这场婚姻吗？”

全场静默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

“砰。”忽然，教堂的大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踢开。

“我不允许！”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孩背着光出现在门口，“小月是我的人！”他说着，冲过来拉起她的手掉头就跑。

“你干什么？”上亚月又惊又怒，叫嚷着要甩开他。可是男孩的手劲儿太大，任凭她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最后她只得提起裙摆，跟在他后面，沿着红地毯一路狂奔。

“你是谁，为什么要扰乱我的婚礼？”

男孩的一头银色长发被风吹得漫天乱舞，丝丝纠结，挡住了她的视线。

“因为你是我的新娘。”男孩回过头来莞尔一笑。

上亚月这才看清他的长相，他的头上竟然有一对毛茸茸的狐狸耳朵，尖利的牙齿上闪烁着寒光！

“啊！”他竟然不是人类！上亚月不由得尖叫起来。

“上亚月同学！”一声河东狮吼把她拉回了现实。

“你……你……你竟然在我说教的时候睡着了？”教导主任双肩直颤，嘴也歪到了一边。

“对不起。”刚刚她竟然做了一个白日梦？！而且梦境是那么的真实，吓得她流出一身冷汗。

手摸了摸她的头，“不过，如果你肯乖乖吻我，怎么会遭这桩罪呢？”

哈……这样说来还是她不对了？他到底有没有怜香惜玉的心思啊！这只臭狐狸！

“说吧，你到底想怎样？！”上亚月愤怒地举起青筋浮现的拳头。

“当然是 KISS 了。”司炎勾起一个摄魂的笑容，一把抓住她的手腕。

美到极点的脸不断向她逼近，一对红宝石般的眼眸在视野里被放大到极限。上亚月凝视着它们，突然有种心慌气短的眩晕感，好像全身都被那团火给摄住，每个细胞都开始发热发烫，胸腔里面仿佛被人塞进一个倒计时炸弹，怦怦怦地响。这种感觉她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紧张、快乐……任何词语都不足以形容现在的复杂情绪。

“你干、干什么？”千万不能中了他的迷魂术！上亚月努力维持着残存的神智，双手撑地，身体不停地向后退缩。

“你说呢？”

她每退一步，司炎就笑嘻嘻地往前爬一步，动作敏捷而优雅，像只紧盯着猎物的大型猫科动物。

可恶，这小子摆明了是在耍她！上亚月被逼得无路可退，一不小心后脑勺磕在了床沿上。“呜。”头向前一点，牙齿“很巧合”地碰到了他的唇。

上亚月的眼睛瞪得比碗还大，大脑完全当机，身体也变成了石头。

“达令，你很主动呢，不过太粗暴了。”司炎眯着眼睛，抹去唇上的血丝，“难道这是你的初吻？”

“要你管！”上天啊，为什么要这样残忍地剥夺一个花季美少女对初吻的浪漫向往？

“喜欢刚刚的感觉吗？”司炎伸出细长的手指在她的唇上轻轻地刮了一下，眼睛里满是戏谑，“我的嘴唇是不是很柔软？”

逼人的魔邪之气，嘴角冷冷地勾起，然后转身离开。

“喂，司炎，你还没有告诉我你要去哪儿呢！”上亚月追了过去，一把攥住他的衣角。

“要知道？”司炎侧过脸，发丝从上亚月的脸上扫过，痒痒的。

“嗯。”忙不迭地点头。

“告诉你也行，这是有条件的，吻我。”

“……做梦！”拜托，这里有这么多人看着呢！

“那以后再说。”司炎拍了拍她的头，消失在走道尽头。

“喂！”这个自作主张的狐狸心里到底在打什么主意？上亚月望着司炎的背影，满脸疑惑。

“上亚月，以后少靠近姓司的。这是忠告。”说着，南宫从口袋里抽出一张“死神”牌放到她的手里，“最近你的生活有转机。”

“啊？”

“好了，快要上课了，我们去化学实验室吧。”

见教室里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走出门，南宫转移话题，帮上亚月拿了教材往外走去。



上课铃刚响，化学老师便抱着一大摞资料走了进来。他是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讲话的时候，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嘴唇还会紧张地发抖。

“啊，到底在说什么啊，我一句话也听不清楚。”上亚月耷拉着脑袋有气无力地靠在实验桌上。

“看书就行了。”和她一组的南宫把教材摊在面前。





“过系天就要考系罗，纪望同学们做这次实验滴时候用系一点。”（过几天就要考试了，希望同学们做这次实验的时候用心一点。）老师推了推眼镜，在实验室里面踱了几步。

“还是听不懂。”上亚月的眉毛几乎叠到了一起，老师嘴里发出的声音在她听来完全是一堆乱码。

“笨蛋！他说要考试！”一个女生把她挤到一边，冲着南宫不停地眨巴眼睛。

“什么？”上亚月一下子蹦了起来。天啊，她可是地地道道的化学白痴啊！连元素周期表都看不懂……

接下来的实验，上亚月握住试管的手在不停地颤抖，一会儿把这种化合物加多了量，一会儿把那种催化剂加错了地方。

“轰！”

实验室响起惊天动地的声音，接着有一扇窗户裂成了两半。

“向啊夜同协，你系因么回系？”（上亚月同学，你是怎么回事？）老师脸色苍白地跑到满脸都是黑灰的上亚月面前，握住她的手，“你米有系吧？”（你没有事吧？）

“老师，我没事。”上亚月从嘴里吐出一圈黑烟，干笑着伸出血糊糊的五指。

“你还系去小一碗吧！”（你还是去校医院吧！）

“不用了。”

“不行！”

“真的不用。”

忽然一只手伸到她面前抓住了她的胳膊：“我送你去。”

上亚月抬起头，刚好对上南宫关切的眼神。他没有等她回答，便拉着她走出了实验楼。

“啊，有冰山美男之誉的南宫同学，怎么会那么温柔地对待上亚月呢？！”

似乎带了一种奇特的感情，好像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心疼”的东西……

糟糕，乱了乱了！事情发展到这里已经出现了少女漫画中常见的白烂情节，接下来就是男女主角肉麻兮兮地对视凝望互诉衷肠的镜头……

CUT！自己的脑袋里面到底装了些什么啊！

“啊，不用了，谢谢！”上亚月慌慌张张甩开他的手跑进了洗手间，直到冰凉的自来水冷却了微烫的肌肤时，心跳才恢复到正常。

呼呼，好险，不过，刚刚那种感觉不是动心，而是意外和惊慌吧！自己和南宫怎么可能呢？

她没有心思继续上课，洗干净脸，回到教室拿了书包，请假回家。

司炎是不是也回家了呢？走到家门时，她下意识地侧过脸去看了看对面的门牌号，手指自动伸到半空，想要按红色的门铃。

也许在铃声响起的同时，司炎就会出现在门口，抿起嘴冲着她微笑，向她解释他今天行为反常以及早退的原因。不过，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紧张他的一举一动？难道是……

切，怎么可能嘛！上亚月不愿意再想，于是扭过头，掏出钥匙开了自家的大门。

门缝里夹着的字条缓缓飘落到地上。

我走了，短时间内不会回来。

司炎

白纸黑字。

上午他的话又在耳边响起——



低声对男生吼道：“算你们运气好，全部给我滚！”

男生们立即屁滚尿流地逃出播音室。

啪啪——

掌声响了起来。“宁毓真”笑嘻嘻地拍着双手，一跳一跳地“走”到他们身边：“好感人的一幕。”

“宁毓真，你到底想怎么样？”上亚月抹干眼泪，气愤而又不解地瞪着她。

“她不是宁毓真，她是 Envy，嫉妒。”司炎把上亚月护在自己身后，转过脸面向她，身上的魔邪之气指数骤然上升，“现在轮到和你算账了。”

“不是我的错，是你的错。”

“什么？”司炎没有料到 Envy 会反咬一口，扬起一边的眉，有些好笑又有些惊讶，但更多的是压抑不住的愤怒。

“的确是你的错，谁让你们这些帅哥还有其他几个男生只关注美女？”

“现在不是讲笑话的时候吧？！”司炎拉长了脸。

“不是笑话，人类的女孩子就是善妒啊。”Envy 耸耸肩，笑得事不关己，“相貌平平的宁毓真看到你、南宫夏行，甚至死去的谷神枫，一个个都把上亚月捧在手心当宝贝，认定你们是因为她的长相才喜欢上她，刚刚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她的愿望。”

“Envy，你胡说什么？是你在操纵她！”司炎冷笑不已，“你以为你找个人类的身体做挡箭牌，我就不敢动你了？”

Envy？挡箭牌？上亚月的脑子开始待机并自动蹦出印有大大问号的屏保图案。

“我可不敢做这种奢望。看来九王子还不了解 Envy 的性质呢！我只想找到最适合寄宿的寄主，然后发挥出更大的能量。比如现在。”

话音刚落，Envy 的嘴忽然长长了十来厘米，就像蚊子的吸管！她飞速移

在就变成凶巴巴的母鸡了？司炎的嘴角不由得抽搐了两下。

在黑雾要碰到司炎脚尖的一瞬间，他又跳到了半空：“小月，那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做？”

除了攻击使用魔冥力的人本身，几乎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解决目前的困境。自己总不可能躲上一辈子吧？

“我们可不可以试着在闪躲的时候，躲到她的后面让黑雾攻击她自己？”这招就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哼哼，一般人是想不出来的哦。

“可以试试。”

黑雾的攻击速度不断加快，而司炎的移动速度变得更快，肉眼几乎看不到他的动作。

Envy 操纵黑雾必须花费很大的魔冥力，坚持了十多分钟，还是没能让司炎受伤，她体力有些支持不住了，脸上不断有大颗大颗的汗珠滴下。

司炎看准了时机，以瞬间移动的方式蹿到了她的身后。Envy 一个控制不住，黑雾霎时将她自己团团笼罩住。

“啊！”魔冥力的反作用让 Envy 惨叫一声，晕倒在地。

“自食其果。”司炎双脚落地，放下怀里的上亚月，走到 Envy 面前踢了她一脚。

“Yeah！我们成功了！”上亚月兴奋得伸直胳膊，跳了起来，“我果然是智慧型美少女啊！”真想放鞭炮庆祝！

“小笨蛋。”司炎微笑着拍了拍她的头。

“又打我！”上亚月不满地抛过去一个卫生球，“对了，你为什么叫她 Envy？”

“她是七重封印之一，叫做 Envy，嫉妒。”司炎一边说，一边找了个密闭的塑料袋将她的长嘴给捆了起来，然后又在上面缠上层层布条，最后把她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是你啊，我美丽高贵的王后殿下。”

“如果有一天，你的答案变了，我会把你砸碎，在雕花石壁上放上另一面镜子。”

在美型王道的年代，恃美行凶者比比皆是……



“我这是在哪里？”忽然，墙角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

上亚月这才回过神，慌慌张张地推开司炎，扭头一看，Envy 已经睁开了眼睛。

她立即紧张地绷紧了全身的神经：“Envy，我警告你，如果你再敢放黑雾，司炎真的会杀了你的！”

“上亚月同学？”Envy 的眼睛里露出惊讶、迷惑而又嫉妒的光。

“看样子她不是 Envy，是宁毓真。”司炎迟疑了一下，“被 Envy 附身后，她的魂魄被压制住，这时候似乎又醒来了。”

“我不懂你们在说什么，为什么要把我绑成木乃伊？”

“哦，原来你不是妖了，那我马上帮你解开。”

上亚月正要过去，被司炎的胳膊挡住：“不行，只要你放了她，Envy 会再次醒来。或者，说不定现在就是 Envy 本人用苦肉计哄骗我们。”

“那怎么办？”

“等 Envy 从她体内出来，我吸收了 Envy 的魔冥力，她才能获得真正的自

由。”司炎冷漠地看了宁毓真一眼，“何况你没有必要对她那么好，她毕竟有过要伤害你的心。”

“不是的，我从没有想过要伤害上亚月同学！”宁毓真慌忙辩解。

“是吗？你一点都不嫉妒她？就连打她一耳光的念头都没有过？”司炎勾起一抹玫瑰般艳丽的笑容，但看到的人都能感受到枝头锋利的刺。

“……”宁毓真沉默地垂下了头。过了好半天，她一字一句地说：“是的，我觉得很不公平，世界上长得好看的人为什么会受到大家的喜爱？他们什么都不用做，只是站在那里笑一笑，就有人拼命地讨好他们？”

“世界上不公平的事情多的是。”司炎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话，“如果你不能改变世界，就学着去接受它。嫉妒是弱者自卑的行为。”

“为什么男生听到我的声音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说喜欢我，但一见到我本人，却转头就走？难道我长得真的很难看吗……”宁毓真根本就没有听见司炎说什么，自顾自地隔着层层布条发出难听的哭声。

“谁说的？你一点也不难看！”上亚月推开司炎走到她面前蹲下身子，睁大眼睛看着她，“觉得你难看的那些人才肤浅呢。”

“你说谎，你长得这么好看，当然不知道我的心情了。”宁毓真继续抽泣。

“你真的觉得我好看？”

“很好看。”

“呵呵呵……”上亚月的鼻子立即变得长长的，翘到了天上。

司炎把手放到鼻子下面咳嗽了两声，她才收敛起小孔雀的姿态。

“唉，其实我一点也不好看。”上亚月指着脸说，“你看，我脸上有小痘痘的！这里这里还有这里！”

“胡说，我都没有看到，哪里有痘痘？”宁毓真看了半天什么也没有发现，更加沮丧了。

“才不是那个意思!”上亚月用力扒开粘在身上的魔爪,径自给宁毓真解开绳子。

“小月太容易害羞了。你其实是喜欢我的,对吧?”

“.....”

“沉默就是喜欢了。”

“你还是变成星星吧!”再也无法忍受身边那只叽叽喳喳的麻雀(狐狸),上亚月一拳把他打上了天空。

到目前为止,封印已经解开了两个——Lust 和 Envy,看来离枫复活的日子不远了。上亚月蹲在宁毓真身边,静静地等她醒来,一边想,其他五个封印也应该会以小妖的形式出现吧?这些东西还真是奇怪呢,到了封印快要失效的时候就附在人的身上,到处招摇。

下一个会是什么呢?不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自己和司炎一定会想出办法制服它们的……



“听说没有?最近我们的班主任找了个女朋友哦!”

“真的?”

“哈,就我们那个秃头大叔,也有人能看上他啊?估计他的女朋友不是动物就是外星人吧,要不就是黑寡妇?”

这天刚进教室,上亚月就听见一堆人围在讲台上议论。

“你们都错了,他的女朋友是个超级大美女呢。”

“吓,不会吧?我这么帅,都没有美女看上我?”

“信不信由你啦,反正我在街上看到过秃头大叔和一个美女走在一起。”



希望您批准。”

司炎的眼皮跳了一下，微微一笑：“老师，您知道小月是我的未婚妻。”

“哈哈……”班主任的嘴角开始抽搐，“两位同学，我想这些问题，你们还是私下解决吧，不要拿到课堂上来。”

司炎的嘴角仍然高扬着，但是眸子里透出的寒光让所有人都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南宫夏行，不要得寸进尺。”

“这正是我要说的。”南宫双手环在胸前，“要不，下课了我们用篮球决斗？”

“无聊。”

“你是不敢吧？”

“不敢？笑话……”司炎不断在心里提醒自己，不要和人类的小孩子一般见识，但他心中的怒气还是被南宫成功地挑起一次又一次。

“上亚月，你会给谁加油？”南宫的目光突然停在上亚月的脸上。

“啊？”上亚月的眉毛立即变成了八字形，恨不得一头撞死在书桌上，呜呜，为什么两军交战要把她扯进去啊，郁闷！教室里立即炸开了锅。

“啊，我肯定是站在俊美无双的司同学这边啦！绝对支持司！上亚月你要给司同学打气啊！”

“我在南宫同学这边！冷酷无敌，力挺南宫！上亚月应该为南宫同学加油！”

“好了好了，大家安静，好好准备下节课的内容。”班主任的脸上挂满了一道黑线，被分到这个问题多多的班级，还真是不幸啊。



万人期盼的周四终于姗姗而来。上亚月背着一个巨大的背包登上校车，司炎找了两个空位，两人紧挨着坐下。

“小月，又不是搬家，你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东西？”他完全不能理解人类女孩子的大脑构造。

“这个绒毛大狗熊是做什么的？”

“抱枕。”

“绒毛海豚呢？”

“靠垫。”

“……”几句问答下来，司炎觉得自己的问题很白痴。

“你可以和我住一个帐篷，这样晚上你不是就有抱枕了吗？”

“呀，你这只死色狐！不要想有的有有的没的！”上亚月的脸由白变红，然后由红变黑，她抡起大背包朝司炎扔过去，“我警告你哦，虽然我们是未婚夫妻，但是……”

“但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说我可以变成狐狸，这样你就可以不带那些乱七八糟的玩具了。”司炎伸出胳膊挡住她的攻击，贼笑着轻声说道。

“哼，不跟你说了！”

“在森林里，晚上是很不安全的，有野兽出没，你还是跟我住在一起比较安全。”司炎转而开始吓唬她。

“我才不信呢。”上亚月一拳打歪了他的帅脸，然后别过脸去看窗外的景物。车驶出市区后，能见到连绵起伏的山峦和流淌着的小河。空气虽然依然炙热，但已经带了树木的潮湿味道，很是清新。因为阳光不太刺眼，班主任那打扮得和特工一样严实的女朋友终于摘下帽子、眼镜和手套。

“哇！”车内抽气声响成一片。她果然是大美女啊，放到好莱坞都不会逊色的那种！西方人一样高挺的鼻梁，深邃的黑宝石一样的眼睛，樱桃一样的嘴唇，海藻一样的秀发。

班主任这次真的是捡到宝了呢！

璃杆帐篷就够用了。她麻利地从背包里掏出内外帐、支架、帐底、包装和辅配件，然后卷起袖子开工。

“要我帮忙吗？”南宫走到她身边，热心地问道。

“不用了，谢谢。”上亚月低下身子，自顾自地在地上铺上席子和垫子，然后用钉子将四个角固定。

“看起来相当专业。”

“还好啦。”上亚月把支柱下端穿入地面垫两端的孔中，同时支住上部的尖端，穿入布幕两柱的孔中，然后将左右主绳拉起。

“你好像有过野外露营的经验？”

“以前我家和枫经常一起出去旅行……”说到这里，上亚月停住了，眼神突然黯了下去。

“对了，姓司的跑到哪里去了？”南宫见势不对便转移了话题，“一下车就不见了。”

“不知道。奇怪啊，他刚刚还在这里的。”上亚月四处望了望，但没有发现司炎的踪影，倒是看到班主任的美人女友正坐在一棵树下，拿着帽子不停地为自己扇风，而班主任和几个男生则汗流浹背地帮她搭帐篷。

“我要吃冰棍。”美女的眉毛皱作一团，“什么破天气，这么热，早知道我就不出来了。”

“贝贝，你等一会儿，我搭好帐篷到车上把手提冰箱给你拿过来。”班主任擦了一把汗，一脸讪笑。

“还要人家等？有没有搞错，我的皮肤这么嫩，万一脱水了怎么办？”美女的嘴唇高高地撅起。

“可是帐篷……”

“你让学生搭不可以吗？木鱼脑袋！”



成了一件高领的镶钻婚纱。

“啊！”上亚月惊讶得连嘴都合不拢了，“司炎，你是魔术师吗？”

“喜欢吗？”

“太惊讶了！”

“订婚的时候，好像不怎么浪漫，现在想补偿。”司炎挠了挠头，“刚好，朋友们都在，所以请他们见证……”

“啊？”

“该死，天气太热，我说话都没有逻辑了。”司炎指着远处的树枝，“我的朋友在那里，你能看到他们吗？”

上亚月诧异地顺着司炎的手指往头上去。

“哇。”忽然，她兴奋地大叫起来——

每棵树上都有一些近乎透明的小人躲在树叶里面探头探脑。他们形态各异，有的长着尖尖的脑袋，有的鼻子长长的、卷成了一团，有的眼睛是菱形的，不过他们看上去都没有恶意。

原来刚刚的花瓣雨就是他们的杰作啊！司炎一下车就消失了踪迹，就是为了提前向他们布置任务吧？上亚月的鼻子一酸，心里有种暖暖的东西流过。这种感觉是不是可以叫做幸福？

“它们是树妖，普通人是看不到它们的。”

“可是我为什么能看到？”

“因为你戴的订婚戒指上有我的魔邪之气。”司炎伸出手，立即有一个长着蝴蝶翅膀的小妖手捧着玫瑰编织的王冠飞到上亚月面前。她有着人类少女的容貌，虽然身体很小，但身材匀称，相当惹火。

“这是？”

“王子妃的新娘花冠。”树妖微笑着为她戴上。四周响起结婚进行曲，那

高挺的鼻子因为光亮的关系显得格外笔直，薄薄的嘴唇紧紧地抿着，他好像在思考什么让人头痛的问题。

拾完柴火后，司炎就一反常态地沉默了。他到底在想什么？上亚月忽然觉得莫名的心慌，自己也许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司炎呢。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在乎她。闯到播音室救她，还有刚刚在树林里的时候，他真的帅呆了！想到这里，上亚月咧开嘴傻傻地笑了笑。

不远处，南宫的视线一会儿停在上亚月的脸上，一会儿又移到了司炎脸上。照到他脸上的火光不断被人们跳舞的身影挡住，使他的表情看上去阴晴不定。

到晚上十一点，班主任的美人女友熬不住了，说什么晚睡是女人美容的大敌，吵着要睡觉，班主任便高声命令同学们回到各自的帐篷里面去。司炎一言不发地跟在上亚月的后面，还没有走到帐篷门口，就被她一脚踢了出去。

“死色狐！你想做什么！”

“我变成狐狸，不会占用你太多空间。”司炎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

对他的话，上亚月只有两个字外加一记拳头：“做——梦！”

这只无耻的狐狸！亏她还以为他是个复杂的人，努力猜测他的心思，想全面地了解他呢！

“最最可爱的小月，不用这么绝情吧？你忍心看着未婚夫风餐露宿吗？而且我可以保护你不受 Pride 的伤害呢！”司炎赖皮地敲门。

“谁说 Pride 要伤害我了？如果你不放心，就睡到班主任女朋友的帐篷里面去……”

“小月……”

“不要吵了，一边凉快去。”上亚月狠下心肠不理他，径自钻到睡袋里和周公约会。

快到半夜，迷迷糊糊地，她又听到敲击帐篷的声音。

夜晚的山里好像总是有野兽在怪叫，星空倒是比城市更为澄明，冷冷的空气不断扑到身上刺激着裸露的皮肤。这个情景有些可怕！

“我们去哪里？”南宫越走越快，上亚月快要跟不上他的脚步了。

“姓司的不能马上找到的地方。”

“你想干什么？！”上亚月马上瞪大眼睛，警觉地停在了原地，双手紧紧抱在胸前。

“上亚月，你怎么了？”南宫见她没有跟上来，便转过头去，不解地看了她一眼，“走不动了吗？”

“哦，哈哈，不，没什么。”上亚月红着脸挠了挠头，看来，自己还是太多心了啊，“南宫同学，你继续说刚刚的话题吧，说什么司炎的真实模样……”

“他不是人类吧。”南宫的背影在黑暗中显得非常冷漠，“你觉得呢？”

“呵呵，你真会开玩笑。”上亚月被他的话吓了一跳，干笑了两声，“他不是人还能是什么呢？”

“妖。”

当南宫从齿缝里吐出这个字的时候，上亚月手心渗出了不少冷汗。山腰处有一个木制的凉亭。南宫走进来，随意地在长凳上坐下：“上亚月，我不相信你没有怀疑过他。”

“没有啊。”从一开始她就 know 他是妖，有什么好怀疑的？

“他和你的接触是有目的的，你没有觉得自己的处境很危险吗？”

“南宫同学，你这是什么意思？司炎能有什么目的？”上亚月忽然觉得心里有一把火蹿了起来，“你不要忘了他是我的未婚夫！你这样说不怕我生气吗？”

“看来他在你心中很重要。不过，你要当心，妖是会迷惑人的。”

“就算是那样，也不需要你提醒吧？”上亚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转身就走，“如果你叫我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说这些，那么多谢关心，我要回去了。”